

绝配潮菜

□江青彬

潮汕人对菜式搭配的讲究，几近刻板。

譬如蘸料，很多搭配要求一对一，一旦搞混了味道便大打折扣。卤鹅要蘸蒜泥醋，蚝烙要蘸鱼露，牛肉丸要蘸沙茶，鱼饭要蘸豆酱，鱼卷要蘸橘油，韭菜裸要蘸辣椒酱。普宁豆干比较独特，非得用切碎的韭菜加盐木做蘸料。

这种搭配既是约定俗成，也是多年探索出来的共识。卤鹅当然可以蘸酱油，但不如蒜泥醋那般来得杀嘴。蚝烙的焦香在鱼露淡淡腥味的衬托下，口感更加浓烈饱满。砂锅鲜鱼粥倘若少了一颗冬菜，便觉得不够味。这种搭配关系一旦固定下来，便如情投意合的佳偶，一辈子再难拆散了。这就是绝配。

寻常潮汕人家，在日常烹调中，掌握着搭配的奥秘：炒青菜最好用猪油、炒“薄壳”一定要加金不换、蒜头脯是百搭、清蒸鲳鱼一定要加捣碎的咸梅、猪肚汤一定要加咸菜脯和胡椒粉、韭菜炒面之后撒一层白糖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……

“猛火厚腩香鱼露”，这是潮菜烹调方式豪横的另一面，大刀阔斧，酣畅淋漓。典型如爆炒芥蓝，讲究火力大、“鼎气”足、油腩多，吃起来才会清脆爽口。吃大排档的时候，可以欣赏到炒菜师傅大幅度的炒菜动作，上下颠勺，快速翻炒，双手翻飞犹如舞蹈。关键时候，倒下鱼露等调料，火候和调料完美结合，多一分太老，少一分欠味。最简单的炒青菜，往往最能考验厨师的功力。

“青葱蒜蒜韭菜软”，说的是葱可以生吃，蒜要吃熟的，韭菜炒软即可。红焖鱼头起锅之后，撒一撮葱花，是画龙点睛。除夕夜“食蒜有钱囤”，炒蒜一定要炒透心，不然有一点辣。炒韭菜呢，要半生不熟，而且用的调料非鱼露不可，鱼露倒入热锅，美拉德反应瞬间发生，香味随即窜入鼻腔。

芹菜作为点缀，应用范围很广，有的菜式，离开芹菜便失色很多。一碗牛肉粿条汤端上桌之前，一定要撒一撮芹菜粒，牛肉的浓香和芹菜的清幽相互

交织，通过鼻腔迅速促进唾液的分泌。排骨萝卜汤，起锅之前，也一定要撒一把芹菜粒，起到提香作用。有一次我做排骨萝卜汤，刚好没有芹菜，便用葱花代替，结果被众人严重诟病，认为坏了好好的一锅汤。

潮菜不但讲究味道的搭配，也注重视觉上的赏心悦目。卤鹅切好，通常会放几片茼蒿作为点缀，焦褐色的鹅肉和翠绿的茼蒿形成视觉上的对比，这就是所谓的“叠盘头”。茼蒿可吃不可吃，胜在锦上添花。潮汕人大多不擅吃辣，但在很多菜式中添加辣椒。炒花蛤，蒸鲈鱼，红辣椒去籽切丝，和葱丝姜丝一道搭配，红黄绿，分外好看。

最经典的搭配，莫过于“白糜配咸菜”。这在讲究精致的潮菜中简直不可思议，最普通的，最家常的，却是最耐人寻味的。

潮汕的宴席，最后一道菜可能是上水果，也可能是来一碗白糜和数碟杂咸。大鱼大肉之后，再来一口清淡的白糜，何其惬意，有一种阅尽繁华之后回归朴素的淡然。

潮汕白糜，讲究火候，要在米粒充分膨胀之时熄火，这样一来，米粒饱满，米汤清而不稠。吃白糜，要趁热，嗦一口，呼噜噜的，爽嘴，够味，舒坦。

与白糜搭配的杂咸，名目繁多，一般有咸菜、菜脯、贡菜、橄榄菜、咸水花生、卤蛋、腌蜆等等。一碗白糜，几片咸菜，往往是最家常的搭配。白糜咸菜，在物质困难时期是无奈的举，在物质丰富的今天，却是另有含意，那是尝遍各式美味之后的蓦然回首和返璞归真。

在武汉大学上学时，学校食堂里有提供白粥的，但那些煮得过头的“稀饭”，温吞又粘糊，和潮汕白糜是两个概念。暗地里买来炉具和米，藏在宿舍的犄角旮旯，在周末时候煮点白糜，对潮汕学子来说，算是一种慰藉。有一次下雪天，我煮了一锅白糜，喊来楼下的师兄。两个人吃着白糜，嚼着从老家带来的咸菜，对视一下，露出“自己人”才懂的笑容。

海豚的“礼物”

□赵盛基

拉古纳是巴西的一座美丽的沿海小镇，小镇的居民世代以打鱼为生。人们不世远代，不用费心劳力地追寻鱼群，只在家门口附近的潟湖等候时机，即可网不空，鱼满仓。

小镇毗邻大西洋，海里的各种海洋生物经常沿着海岸线自由自在地畅游，可爱的宽吻海豚就是其中之一，它们常常光顾那片狭窄的潟湖。不过，它们不是来游玩的，而是来给渔民“送礼”的。

宽吻海豚并不独来独往，而是群体行动，每次都有20多只。当它们发现鱼群之后，就形成半包围圈，挡住鱼群的退路，向着潟湖的方向，一路驱赶。为了活命，鱼群没有别的办法，只能按照宽吻海豚制定的路线逃命，最终进入了潟湖。至此，鱼群却不知道，它们已经进入了死亡陷阱。

奇怪的是，将鱼群驱赶进潟湖之后，宽吻海豚并不去吃掉它们，而是摇摆着尾鳍，不停地点击水面，致使水面泛起朵朵浪花。这是在干什么？原来，它们是在给正在等候的渔

民发信号，告诉他们：鱼群来了，快下网吧。

心有灵犀，早在渔船上等候多时的渔民张网已待，送上门的礼物哪有不收之理？渔民瞅准时机，迅速将一张大网撒向水中。鱼群猝不及防，有些钻进了网里，有些侥幸逃脱。不大功夫，一网活蹦乱跳的鱼就被提出水面，倒进了船舱。

自己不吃，反倒送给人家，宽吻海豚图什么呢？原来，庞大的鱼群虽然被宽吻海豚追赶得很狼狈，但它们始终抱团成团，像一个个巨大的球，想吃它们并非易事！而被渔民下网捕捞后，那些漏网之鱼惊慌失措，乱了阵脚，致使鱼头转向，各奔东西，再也不成团了。此时，正是宽吻海豚下嘴的好机会。于是，宽吻海豚就能不失时机地捕捉这些漏网之鱼，饱餐一顿。

至今，渔民与宽吻海豚的合作已经在这里延续了100多年，双方都获益匪浅。他们友好相处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，这种合作还将继续下去。

临危不惧

□邓笛/译

一位军官乘坐一架飞机在飞行好长时间之后，突然机身猛烈摇晃了一下。过了一会儿，传来空姐的声音：“各位乘客，请系好安全带，我们遇到了不稳定气流，估计会有一些颠簸，暂时停止饮料供应。”

军官环顾了一下四周，发现许多乘客显得很担心。后来，空姐又说：“很抱歉，我们现在无法供餐，颠簸还需要持续一些时间。”

军官明白了，飞机遭遇了雷暴。这时，他甚至能听到不祥的雷声。闪电划亮了黑暗的天空，不一会儿飞机就撞上一个软水塞在海洋般的空中上下翻滚，一会儿骤然上升，一会儿又像要坠毁似地落下。

飞机舱内，乘客们有的哭喊，有的尖叫，有的祈祷，一片混乱。

军官忽然发现，有一个小女孩，显得非常镇定，完全不惧

眼前的一切。暴风雨对她而言似乎是无意义的。她坐在自己的座位上，手里捧着一本书，有时会闭上眼睛，好像回味书中的某个描写，有时又会继续聚精会神地阅读，仿佛周围恐慌的乘客与她毫不相关。尽管飞机摇摇欲坠，乘客们惊慌失措，这个孩子却无所畏惧，十分淡定从容。她的内心世界一定是平静而有秩序的。

军官把这一切看在眼里，简直有点儿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因此，当飞机最后平安着陆后，军官没有像其他乘客那样急急忙忙地下飞机，而是走到小女孩身边，与她进行了一番交谈。

“我一直在观察你，在暴风雨来临和飞机摇摆不定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一点也不害怕呢？”军官问道。
小女孩回答说：“因为这架飞机是我爸爸开的，他要带我回家，有什么好担心的呢？”

一千多年前的小人物，发明了活字印刷术，成为影响千年的大人物

工匠毕昇如何站上时代的风口？

□唐博

北宋时期，大国工匠辈出，推动科技创新亮点频频。四大发明中的印刷术、指南针、火药，都在宋代有了升级。其中的印刷术，由雕版走向活字，对于文化传播的世界级意义不言而喻。而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人——毕昇，在一千多年前是个小人物，但却是影响千年的大人物。

关于毕昇的记载很少。北宋科学家沈括在《梦溪笔谈》里描述了活字印刷术的原理，其中两次提到毕昇：“庆历中，有布衣毕昇又为活板”“（毕）昇死，其印为予群从所得，至今宝藏”。只言片语中，透露了几个重要信息：毕昇是个平民百姓，生活在宋仁宗时期，在庆历年间发明了活字印刷术。毕昇死后，沈括得到了他的活字板，作为传家宝收藏了起来。

那么，毕昇从事什么职业？家世怎样？他发明活字印刷术的动机是什么？活字又是通过怎样的机缘得到毕昇的活字板的？



图/视觉中国

毕昇的职业之谜

至于毕昇的本职工作，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都没有记载，反而让中外学者热议起来。近代学者王国维说，毕昇是个锻工。法国汉学家儒莲说，毕昇是个铁匠。《大英百科全书》说，毕昇是个炼金术士。北京出版社出版的《宋朝史话》说，毕昇是杭州的一名雕刻制工人。1981年上映的电影《毕昇》说，毕昇是杭州一家书店的老板。究竟谁说得靠谱呢？

在《梦溪笔谈》里沈括讲了这么一个故事：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，有个江湖术士名叫王捷，犯了事被发配到沙门岛。这个术士有炼金的绝活。有个名叫毕升的老铁匠，当年在宫里帮王捷干过炼金这事。毕升后来回忆说：“王捷

的炼金术，就是用炉灶炼，让别人隔着墙鼓风，大概是不想让人知道这里的门道。那些金子其实都是用铁炼成的。刚出炉的时候还是黑的，搅到一百多两就做一个金饼。每个饼分成八块。人们常说的‘鸦嘴金’，指的就是这个。”

这里提到的毕升就是个锻工，但是这个老锻工毕升并不是发明活字印刷的毕昇。老铁匠岁数太大，很难在三十多年后的庆历年间还在科研一线搞发明创造。况且锻工的活儿跟雕版印刷没有直接关系。王国维很可能搞混了，而儒莲和《大英百科全书》采纳了王国维的观点，将错就错。

在《梦溪笔谈》的记载中，毕昇发明的泥活字排版印刷，技术

比较复杂，发明过程艰辛，如果他是锻工或者刻工，肩负着养家糊口的重任，又哪有工夫和闲钱去搞研究呢？就算发明出来了，也很难产生什么社会影响。

相比之下，电影《毕昇》对毕昇职业的设置，虽然是推测，但不无道理。毕昇发明活字印刷的最初动机很可能是改进雕版印刷技术的缺陷。如果没有刊刻书籍的切身体验，不熟悉雕版印刷的技术，怎能想得到去发明活字印刷呢？从书店老板的身份来看，从事的行业跟图书的雕版印刷直接相关，有充裕的资金实力和富余时间，能够调动刻工、印工共同参与，有一定的生产规模来转化发明成果，确有开展这项科技研究的现实需要。

《梦溪笔谈》记述活字印刷术的原理

关于毕昇研制的活字印刷术的原理，《梦溪笔谈》做了记述。毕昇的方法是用胶泥刻字。字的厚度跟铜钱的边缘一样。每个字制成一个字模，用火烧烤，让它变得坚硬。先设置一块铁板，上面用松脂、蜡、纸灰混在一起，做成药料，盖上一块木板，就作为印刷的时候，就拿个铁框子放在铁板上，然后密密匝匝地把字模排好。排满一铁框，就作为一个印版，然后在火上烘烤。等上面的药剂开始熔化的时候，就用一块平板压在它上面。于是，排在板上的字模就像磨刀石一样

平整了。印刷的时候，通常制作两块铁板，一块正在印刷，另一块排字模；这一块刚印完，另一块已经准备好了。两块交替使用，提升工作效率。每个字有好几个字模，比如“之”“也”，这都是常用字，一块板里经常多次出现，一般各备有二十多个字模。字模不用的时候，就用纸条做标签，按照韵部进行分类存放。生僻字随遇随刻随烤，很快就能做出来。沈括坦陈，如果就印两三本，那还不如雕版效率高，但如果要印几十本，乃至成百上千本，活字

印刷就比雕版印刷快捷多了。在发明活字印刷之前，毕昇是熟悉雕版印刷的。雕版都是木板刻制的，但毕昇在发明活字印刷时，为何使用泥活字，而不用更简易的木活字呢？

沈括这样解释：因为木头的纹理有疏有密，沾了水就会变得高低不平。木活字的字根跟药剂容易粘连，一旦排在铁框里，不容易取下来。用泥来烧制字模，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。一次排版结束后，用火烘烤，使药剂熔化，再用手一抹，字模就会自行脱落，不被药剂弄脏。

当“活字”遇上好时代

正如毕昇不可能凭空发明活字印刷术一样，沈括也不可能凭空去了解毕昇的科技成就。尽管沈括在《梦溪笔谈》里没有提及他跟毕昇的关系，也对毕昇的个人事迹没有着墨，但他俩之间绝不只是记载和被记载的关系。

不少专家推测，沈括不但认识毕昇，而且关系亲密，也许毕昇和沈家是亲戚或近邻。毕昇死后，他的活字技术被沈括的侄儿所得。这件事也能说明，沈括和毕昇之间的关系不一般。至少，毕昇长期生活在杭州，而沈括就是杭州人。不管两人关系如何，沈括是立功的。幸亏他在《梦溪笔谈》里写了这段话，才让

毕昇的泥活字印刷术得以流传后世。

1965年，浙江温州出土了一件《佛说观无量寿佛经》。专家推测是北宋崇宁二年（1103年）的活字印刷本，也是迄今发现最早的活字印刷本。它出版时，毕昇已经离世半个世纪了。

平心而论，毕昇发明的泥活字，虽然看起来笨重原始，但基本原理跟现代印刷技术相仿。后来，木活字、铜活字纷纷亮相，让活字印刷的材质选择面更大，印刷效率更高。因此，坊间对毕昇的评价就有两句：既是雕版印刷术的革新者，又是现代活字印刷术发明的先驱。

然而，毕昇的技术革新没有

迅速转化为全社会的生产力，在当时，有些大部头著作还是在用雕版来印制。因为泥活字作为一项新技术，还不够成熟。许多人不愿意为不成熟的技术埋单，反而又回到了“抄书”的时代。

毕昇没能借此得到皇帝的关注和士大夫群体的追捧，而是继续默默无闻。在经历了数十年沉寂后，活字印刷术改头换面，逐步传到了世界各地。在中国古代的科技图谱中，毕昇有其历史定位。他用大脑和双手诉说着一个勤劳聪明的老百姓如何青史留名，他用特有的工匠精神书写历史，自己也成了这部历史中的一朵浪花。（本文摘自《宋仁宗时代的大人物》）



图/视觉中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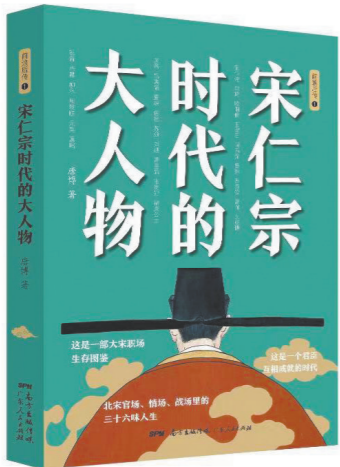
从雕版印刷到活字印刷

印刷术发明以前，手抄书籍是文化传播的重要方式之一，甚至发展成为名曰“佣书”的产业。春秋战国时期，在诸子百家的带动下，读书写字的权利和能力从贵族阶层向士阶层乃至平民阶层延伸，士阶层为了实现理想，在游学期间就开始抄书。两汉时期，世家大族深受经学思想熏陶，书香门第形成。他们有经济实力，对读书的渴求更强烈，单靠自己抄书已经无法满足现实需要，便乐意出钱雇人抄书，这种私家抄书的风气越发普遍。而抄书的弊端显而易见，不仅费时费力，而且容易抄错。扭转“抄书”风气的，是雕版印刷术的出现。

雕版印刷，让书籍的复制速度大幅加快。元稹曾为《白氏长庆集》写序道：“二十年间，禁省、观寺、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，王公、妾妇、牛童、马走之口无不道。至于缮写模勒，街卖于市井，或持之以交酒茗者，处处皆是。”到了北宋时期，雕版印书更是蔚然成风，数量惊人。

不过，雕版印刷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。印一本书，刻那么多板子，雕刻工人费眼费力，相当辛苦。一块板子，如果有一个字错了，或者要改动，那整个板子就作废了。如果一本书不再加印，全套板子也就作废了，没法重复利用，存放又占地，造成巨大浪费。比如北宋初年刊刻的《大藏经》，一共五千多卷，一共刻了十三万块板子，花费十二年。

活字印刷能在北宋应运而生，成全毕昇的历史定位，离不开“稽古右文”的社会大环境。宋太祖立志“宰相须用读书人”。宋太宗也曾说过：“朕无他好，但喜读书，多见古今成败。”宋真宗读过《劝学诗》。宋仁宗更以文治著称，组织编纂《新唐书》《新五代史》，诗词、古文和理学都有了长



《宋仁宗时代的大人物》唐博 著

竹筧流水

□谢光明

一些酒店和公司常设有小型室内流水景观，那种竹筧流水的摆件也已司空见惯，它们大多做工精美，配有水池鱼缸等盛水设施。清水潺潺，缸里红金鱼游动，绿睡莲静卧水面，确有一番清幽雅致的氣息。

台北故宫博物院内有一幅佚名宋画《浣月图》，画中假山龙嘴，流出的清水注入一个水缸，说明宋时水筧装置已用于庭院装饰中。陆游在他的《闲居》诗中提及及竹筧：“地炉枯叶夜煨芋，竹筧寒泉晨灌蔬。”由此可见，早在宋代，水筧作为一种工程设施已经很普遍。去过日本的人都知道，日本建筑内有许多这样的室内流水景观，据信其历史来源于对中国唐宋的学习与模仿。日本还有一种叫“惊鹿”或“逐鹿”的设计，即流水灌满竹筒后，竹筒水流时撞击到石头上发出清脆的声音，这是日本庭院设计的重要元素之一，其中京都尤为常见。

生活在城市里的人，大多对竹筧比较陌生。筧，为引水的竹制长管，因竹节是空心的，将竹节打通就成了

一根水管，既可以架在高空，也可以埋在地下。另外还有一种木头引水设施，是将粗大的木头掏空木心后制成的引水管子，叫“棍”，用途同竹筧。南方山区的人对竹筧都不陌生，尤其是有竹园的地方，随处都能见到竹筧。我家在皖南山区的大山里，高山上的梯田需要竹筧引水灌溉，村庄里也常见一些简易安装的竹筧，村民将远处的水引到家里来，跟自来水管一样，只是没有开关，一年四季任由水从小河里来，绕一圈再回到小洞里去。人们将去了节的竹片一头插入溪涧石头缝，一头搭在架子上，溪水从高空哗哗落下。每逢夏日黄昏，光膀子的男人就带着毛巾在水筧下冲凉水澡，十分惬意。而类似“惊鹿”的设计，在我们农村常被用来安装在稻田里驱赶野猪。现在，山区生态恢复，野生动物也多了起来，其中最明显的就是野猪数量逐年上升，因此，农村的“惊鹿”也跟着多了起来。

小时候，跟随父亲去山上守玉米，父亲在溪涧里做了好几个水筧。到了晚上，月明星稀，夏虫呢喃，豆娘倒挂在稻花下，星空倒映在水田里，与秧苗上的萤火虫相映成趣。田蛙

在禾苗间游走，扯动一层水皮。满田鼓噪的蛙声就使人难以入睡，夜晚的山谷，竹筧“啪啪”撞击石头的声音更是反复将人从昏昏欲睡中惊醒。父亲一边推着蒲扇驱赶蚊虫，一边叫我闭上眼睛。其实竹筧多了，野猪见怪不怪，照样下田来打滚洗澡，有的野猪甚至能把竹筧拱给翻。只记得当时让人非常懊恼，辗转反侧，如今回忆起来却十分美好。

我们公司大门处，也有一个小型水筧摆件，流水从竹筒里循环流出，石槽四周铺满了苔藓。虽说苔藓是从园艺公司买来的，但苔藓生长对空气与水质的要求十分苛刻。同事们见我喜欢打理花花草草，便将养活苔藓的重任交给了我，而我也乐于接受这项任务，将水筧装置调整一番，使其能洒落在苔藓上又不造成水的浪费。没多久，厚厚的苔藓覆盖了石头。每日听着流水叮咚，也为办公室增添了一丝乡野闲趣。

人的内心就像一个器皿，装着对田园生活与生俱来的憧憬。那些童年时期深刻的记忆，也是比他们更喜欢竹筧流水的原因。



宋 佚名《浣月图》